

江海  
风物

## 老马和刘桥刀

□王军

刘桥菜刀，锋利好用，历史悠久，堪称南通一绝。我用刘桥刀已有好多年了，但真正看到刘桥刀铁匠铺还是去年三月份。

三月的清晨，春寒料峭，我独自驱车到刘桥镇，向当地人打听后，从镇政府向东，沿石刘公路行驶一公里，见路边电线杆上有一块长木牌，毛笔正楷，白底红字：“刘桥菜刀马春芳铁匠店”。按牌子的指引，从公路向北不到一百米，见三间低矮的瓦房掩映在茂密的树木之中，那就是刘桥刀铁匠铺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。

老马的铁匠铺，三间老式瓦屋，低矮昏暗，最东一间最大，这里是主要的操作车间，里面满满地堆放着铁匠炉、空气锤、大功率的风扇等设备，还有制作各种刀具、农具的铁坯，一堆堆地散落着。屋东角的炉火把昏暗的房屋照得通红，空气锤有节奏地锻打着菜刀坯，炉火也映红了两个老汉敦实而温和的脸庞，年纪稍小的是个帮工，年长一点儿的

就是刘桥刀铁匠铺的主人马春芳。

一阵寒暄，趁着他们休息的间隙，我们坐在温暖的炉火旁闲聊起来。老马78岁，通州刘桥人，大半辈子跟着父辈们打铁制刀，除了菜刀，老马还做各种农具，从爷爷辈算起，马家打铁制刀该有110年的历史了。说话间，小老马一岁的老伴走了进来，这位与老马同甘共苦半个多世纪的老太太，除了承担家里的一切琐碎外，还肩负着刀具的后道整理，包括刀具最后的打磨、开刃、加柄等等，不仅工序繁琐，劳动强度还很大。老太太告诉我，老马一生清苦，初中毕业就跟着父亲、叔叔们打铁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他才自立门户，继承了祖辈们打铁制刀的营生。近十几年里，老马陆续添置了一些新设备，如空气锤、剪边机、砂轮机

等，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，但老马手艺的核心环节一直都没有变，仍然是以手工打制为主，功夫的关键靠的是老马的手功和眼力。老马从几千度的炉里夹出烧得通红的菜刀原坯，先在老虎台上用铁锤粗粗敲打成型，然后快速转移到空气锤上再次锻打。只见老马双手紧握夹住菜刀的铁钳，一只脚沉着地控制空气锤开关，两手麻利而不停地转换菜刀坯的方向和角度，直到红色渐渐褪去，菜刀变薄并成型。老马指着基本成型的刀坯跟我说，刀刀钢的选材也很重要，决定刀刀是不是锋利，有好的材料，还要拿捏得准，关键点是，锻进刀口要恰到好处，否则刘桥刀就名不副实。这正是老马家祖祖辈辈的独家秘传，说到这里，老马长叹一声，流露出无奈和担忧。老马有个50多岁的女儿，身体不太好，女婿做瓦工，他们都不愿接手铁匠铺，嫌打铁制刀既辛苦又没钱赚。眼看着老马的年龄越来越大，体力也渐渐衰退，他每天都在担心刘桥菜刀后继无人。前几年，老马的刘桥菜刀被市里列为“非遗”，老马又来了劲，可女儿、女婿至今还没有想接手的意思。说话间，西屋陆续有周边的乡邻过来买刀，都是些老用户，老太太迎来送往，一脸和善。老太太告诉我，刘桥刀要经过20几道工序，费力又费时，成本就接近20元，现在只卖26元，刨去人员工资，一把刀只赚到4元，前些年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年可以卖一万多把，现在已经少了很多，原因是市面上假冒的刘桥刀太多，冲击市场不说，更毁了老马正宗刘桥菜刀的名声。

后来，我又去了老马家两次。6月一次，是陪老马去横港赶集，说是赶集，其实就是去调查假冒的刘桥菜刀，300多米长的集市摊点上，竟有三个摊铺卖“刘桥”刀，三家都申明卖的是正宗“刘桥”刀，弄得一旁的老马哭笑不得，更是无可奈何。



过去的房子  
屋顶盖的是茅草也不会漏雨  
冬暖夏凉。真好  
房前屋后栽着树，低矮的像篱笆

高大地撑起一片天  
那时没有电  
夜晚  
月亮像灯笼挂在树梢

那时也不用楼梯  
推开柴门就是家  
喊一声“爸、妈”就答应了  
暖暖的，真好

## 冬夜

□董士忠

寒意四溢的冬夜，如果值班，我就在郊区挂职工作的那个村庄漫步。月色清冷，街道上行人稀落，两边樱树枝丫突兀，枯索瘦然，在路灯下格外萧疏。这使我想起在北方冬天的许多日子，想起那一排排叶子落尽的树木，带着刺骨冷意的空气，住所门口结着薄冰闪着幽光的小水洼……那时人在北方，偶尔也在这样的夜晚散步，但想起的却是童年时在故乡的冬天。

我对于童年冬天的回忆，常与雨有关。冬雨绵绵，水痕从窗户与墙的缝隙里渗了进来，一块一块像

极了地图。我常在窗前做作业到深夜，脚冷得不像是自己的，即使上床躲进被窝，有时整夜也不会暖和。在这种冬雨淅沥的长夜里，做做作业我常常站起来，拉开木质的窗棂，外面漆黑一片，而冷风冷雨冷意马上扑面而来，直扑我的胸膛，我身上一些暖意瞬间消失，从而让我更为清醒。

这些往事即使今天想起，依然清晰。因此，成年后，冬天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晒太阳。西风呼啸的午后，北墙寒冰未化，和煦的阳光正从南边窗户直射进来，光线在室内微尘的折射下使空气都温暖起来。这

## 我要成为一条大河

□沈安琪

每当别人问我，为什么选择去摩洛哥当汉语老师，我总会翻出这篇日记给她看。虽然现在读起来已经觉得年少轻狂，但我十分尊敬当年那个24岁的勇敢的我。

2017年6月31日夜 澳门

硕士课程结束，我明天要离开澳门了。

我家住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旁边，傍晚跑步就能到。威尼斯人的酒店里，有环抱着它的漂亮小溪，船夫们轻摇着贡多拉，唱着浪漫温情的意大利歌曲。小溪上面的人造天空是永远不会暗下去的，这是澳门的美，一切都漂亮得刚好。

24岁的年纪，就像这条小溪。好像全天下的美好和浪漫都可以是你的，触手可及。

可24岁之后呢？

离开澳门之前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要去哪里呢？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呢？同学们有的去了大城市、大企业，我也要和他们一样吗？我是不是要和他们一样，拿到顶尖企业的offer，过上空中飞人的生活。忙碌得像随时要去拯救世界。或者要回到小城市，找到一份交五险一金的工作？碰到一个纠缠不清的男人？还是生几个聪明可爱的孩子？

这两种生活，我都好像不喜欢，但说不上为什么。

晚上和妈妈聊到这个话题。

她说：“我以前总在想，等你一毕业，我就辞职去做点我喜欢做的事儿。但你现在真的毕业了，我又想等你找到工作。”

我问：“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”她说：“体面的工作吧。体面而稳定的工作。”

我问：“你现在不就是做着体面

和稳定的工作吗？又为什么辞职呢？”她说：“哎，工作天天干的，没什么意义啊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无非就是打电话，安排安排。这不是我喜欢的事儿。年纪大了，再不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好像来不及了。”

我问：“那你还等要等到我找到工作？不是很矛盾吗？”她想了一会儿：“我可能……哎，再说吧。”

挂掉电话，我在想，就算我立刻找到一份安稳且体面的工作，她会不会又想等我嫁人后再辞职？或是等我生完小孩再辞职呢？

我知道，人是有舒适圈的。不管多大年纪，只要陷入这种舒适圈，再踏出来都需要足够的勇气。我妈可能放不下那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可能受不了突然没有人给她打电话，让她上传下达的时刻。但每天这样机械地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如果人不能为自己任性地活一次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凌晨三点了，我从没在这个时间出过门。也让我在澳门最后的夜晚里，任性一次吧。

我跳上了去本岛的车。趁着夜色，再去好好看看这个城市。澳门小路上那种暖黄色的灯，是每一个不想回家的人夜里的注脚。

今晚夜色里的人，谈恋爱的、吵架的、刚下班的，甚至刚刚有个怒气值Max和我擦肩而过却突然捶了我一拳的老太婆。在我生命里，他们不过是普通的路人甲。他们的故事和我有什么相关？他们在我的生命里，不过只活了几秒而已。

那这么想，我又和这夜色，和这澳门有什么相关呢？对于这夜色，对于这澳门而言。我也不过只活了这一晚，这两年罢了。在这片土地上喜欢过的讨厌过的人，笑过哭过的日

时，斜坐在长椅上，泡一杯热茶，再执一卷线装诗词书，读读文字，再看看窗棂上光影慢慢西移，任凭身侧一盆三角梅花开无声，只管静守时光流年。我认为，整个冬天，最惬意的事莫过于此。

如果到了晚上，室外西风还在呼啸，除此外一片安静，人声寂然。这时又不用外出逆风骑行，亦无须枯坐街边售物，而是在温暖灯色之下，仍然一杯茶、一卷书，听着头顶暖风机蜂鸣低响，身侧小儿咿呀读书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深深感恩命运的垂青和眷顾。

子，也要随着这匆匆被丢进记忆的角落，慢慢地被忘掉。正如同我，也不被这片夜色所记得。

人小的时候，总会觉得自己是特殊的。我小时候天真地指着浦东的高楼说，有朝一日都买下来。成长真是个认清人生平凡的过程。人人都开始去追求那些平平淡淡。可时光流转中，这份平凡真的会被记得吗？如果人生已经如此平凡不被记得了，如果已经活得如此了无痕迹，那又为什么活着呢？那又为什么道别呢。

每天夜色沉下去，每天又会亮起来。每天大江大河都流着，港澳码头的船，澳门机场的飞机都不会有停下的日子。我在想或许是因为那些奔流不息里有我的影子，那些川流不止里有我的影子，那些澳门夜色里暖黄色的光影里有我的影子。因为那些影子，我又怎么能轻言自己没有活过呢？又怎么能轻言自己没有力量呢？我既然是活过的，便是有力量的。哪怕只是沧海一瞬，也要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来。

我才24岁，我不想只找到一个格子间拿工资，我想做得再多些。这个社会上有好多人，可以做努力发声的人，可以做积极向善的人。如果我不敢，至少可以做路边鼓掌的人。如果我还是不敢，至少可以做暗暗支持的人。如果我依旧不敢，至少不去做反对的人，抵抗的人。至少不去质问他人，大家安静地平凡就好了，为什么你要跳脱出来呢？离开澳门后，我决计想做这样的人。我悄悄地坐在大三巴牌坊下面，在凌晨和这座小城告别。

而我也终于明白，离开澳门以后，我不想做威尼斯人里漂亮的人工小溪，我要成为一条大河。

玉兰  
一瓣

## 外婆

□崔静

96岁的外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脸上蜡黄蜡黄的，从阴历初二到现在除了方便，脚不再下地了。医生说是尿毒症。我心里说，不是的，我外婆还会好的，有些指标高只是暂时的，调整得过来。

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扭着身子把头枕在外婆的枕头上，和她并排。我问外婆：你个喜欢我啊？外婆说：身上掉下的肉啊。我哭，没敢出声。我是外婆带大的。那时候爸爸在部队，妈做老师，晚上要备课，我跟外婆睡。此时靠在外婆旁，闭上眼睛恍惚又到了小时候，泪有些止不住。外婆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对我说：“二姑娘来了，没吃饭就走了，没吃饭，饿啊！”外婆啊，你个知道自己多长时间没吃饭了？心里还怜惜着别人？外婆轻声对我说：心口膈不好过。我晓得啊，外婆啊，我想替你啊！

18岁的外婆嫁给外公，直到31岁才生下第一胎，经年承受无嗣的压力。外婆不曾讲过，我成年后才偶尔听南门奶奶絮叨过。未曾想这第一胎5岁时又夭折了，所幸那时肚子里有了我妈，妈底下还有了三个姊妹。外婆从嫁进门，不曾跟谁大过声，红过脸，我一次也不曾见过她说过谁不好。外婆有两个小姑子，都一世喜欢围着娘家转。大姑婆嫁的江南人，她不愿背井离乡，姑爹就顺着她落户在娘家，大姑婆生了九个孩子。小姑婆受苦，小姑爹留下遗腹子一命归西，遗腹子上面还有个姐姐，舅家就是他们的家。说到曾经的负担，外婆轻描淡写说，时间快啊，拉拉扯扯几儿就大了啊。农业社的时候外婆苦，外公是定量户口，在供销社。仨们太小，农业社的活计只有外婆一个人做。最苦不过踏水，都是夜里踏，人家有人替换，外婆没人换，踏了一夜水第二天照样还得上工。外婆说的时候，我坐在爬爬凳上，也就五六岁的光景，外婆手里用梭子快速地织着塑料渔网，眯眯笑地和我说着话，我现在都记得。

长假快啊，要走了，回南通，捧着外婆的脸亲了又亲，外婆说：不嫌我老奶妈？痛楚从心尖往外蔓延，我透不过气。

早更天醒来，不知外婆怎样了，身上个痛啊？我要回去看外婆。请了个假，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到医院，外婆看到我，笑了，笑得可爱，是的，是可爱。告诉我，她好了，看她努力表现不想我们为她担心的样子，别过脸去，我对自己说坚强些，不要流泪。

昨晚赶回南通。朝九晚五地上班，此刻的我坐在电脑旁。

我想我的外婆啊。